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總類卷十四上

宋 沈樞 撰

天文門

北魏崔浩知熒惑入秦分

晉義熈十一年魏太史奏熒惑在匏瓜中忽亡不知所在於法當入危亡之國先為童謡妖言然後行其禍罰魏主嗣名名儒十餘人使與太史議熒惑所詣崔浩對曰按春秋左氏傳神降于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庚

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二日庚之
與午皆主於秦辛為西夷今姚興據長安熒惑必入秦
矣衆皆怒曰天上失星人間安知所詣浩笑而不應後
八十餘日熒惑出東井留守句已久之乃去秦大旱昆
明池竭童謠訛言國人不安間一歲而秦亡衆乃服浩
之精妙

彗星為劉裕將篡之應

十四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

而滅魏主嗣復名諸儒術士問之曰今四海分裂災咎之應果在何國朕甚畏之卿輩盡言勿有所隱衆推崔浩使對浩曰夫災異之興皆象人事人苟無釁又何畏焉昔王莽將篡漢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民無異望晉室陵夷危亡不遠彗之為異其劉裕將篡之應乎衆無以易其言

高允辨漢十月五星聚東井之謬

宋元嘉十六年崔浩集諸歷家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

食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别爲魏歷以示髙允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此乃歷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譏今猶今之譏古也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没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也浩曰天文欲爲變者何所不可邪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坐者咸怪允之言唯東宫少傅游雅曰髙君精於歷數當

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二月聚東井非十月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歷初不推步及為人論說唯游雅知之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

宋劉勔不肯解職以避災

元徽二年先是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劉勔解職勔曰吾執心行已無愧幽明若災眚必至避豈得免

勔晚年頗慕高尚立園宅名為東山遺落世務罷遣部曲蕭道成謂勔曰將軍受顧命輔幼主當此艱難之日而深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乎勔不從而敗

梁武帝下殿以禳星變

中大通六年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武帝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應天象邪

元帝歎客星入翼軫必敗

承聖三年魏兵且至元帝夜登鳯皇閣徙倚歎息曰客星入翼軫今必敗矣

讖兆門

漢李守言劉氏當興李氏為輔

地皇三年初長沙定王發後南頓令欽生三男縯仲秀兄弟早孤養於叔父良縯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産交

結天下雄俊秀隆凖日角性勤稼穡縝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仲穰人蔡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秀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宛人李守好星歷讖記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為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秀賣穀於宛通遣軼往迎秀與相見因具言讖文事與相約結定謀議

光武接赤伏符而即帝位

建武元年蕭王還至中山諸將復上尊號王又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之王不許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絶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名馮異詣鄗問四方動靜異曰更

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會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羣臣因復奏請王即皇帝位于鄗南改元大赦

光武欲以讖斷郊祀事

七年光武好圖讖與鄭興議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對曰臣不為讖光武怒曰卿不為讖非之耶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學而無所非也光武意乃解

桓譚非讖獲罪

中元元年是歲起明堂靈臺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初光武以赤伏符即帝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决定嫌疑給事中桓譚上疏諫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况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其事雖有時

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疏奏光武不悦會議靈臺所處光武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光武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光武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道病卒范曄論曰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哉

晉郭璞筮王敦舉事無成

太寧二年王敦將舉兵伐京師使記室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敦素疑璞助溫嶠庾亮及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璞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乃收璞斬之

北魏詔焚圖讖

齊永明三年魏詔曰圖讖之興出於三季既非經國之

典徒為妖邪所憑自今圖讖祕緯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又嚴焚諸巫覡及委巷卜筮非經典所載者

唐太史按祕記云女主代有天下

貞觀二十二年初左武衛將軍武連縣公武安李君羨直玄武門時太白屢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祕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惡之會與諸武臣宴宮中行酒令使各言小名君羨自言名五娘太宗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爾勇健又以君羨官

稱封邑皆有武字深惡之後君羡坐誅太宗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歴數其人已在陛下宫中為親屬自今不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太宗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太宗乃止

田承嗣假讖文以誑李寶臣

大歷十年田承嗣知范陽李寶臣鄉里心常欲之因刻石作讖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為侶入幽燕密令瘞寶臣境內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寶臣掘而得之又令客說之曰公與朱滔共取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公所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仍願從公取范陽以自效公以精騎前驅承嗣以步卒繼之蔑不克矣寶臣喜謂事合符讖遂與承嗣通謀密圖范陽承嗣亦陳

兵境上承嗣聞幽恒兵交即引軍南還使謂實臣曰河內有警不暇從公石上讖文吾戲為之耳實臣慙怒而退

張權輿以名應圖讖譖裴度

寶歷二年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謡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横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来其旨可見敬宗

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

圖書門

漢蕭何收秦圖籍

元年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處

唐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

元和二年是歲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摠計天下

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户口外每嵗賦税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户比天寳税户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寳三分增一大率二户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後唐明宗令國子監雕賣九經

長興三年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

歷法門

宋何承天撰元嘉新歷

元嘉二十一年太子率更令何承天撰元嘉新歷表上之以月食之衝知日所在又以中星檢之知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今在斗十七度又測景校二至差三日有餘知今之南至日應在斗十三四度於是更立新法

冬至從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前歷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今皆以盈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之日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唯月有頻三大頻二小比舊法殊為乖異謂宜仍舊詔可二十二年始行新歷初漢京房以十二律中呂上生黄鍾不滿九寸更演為六十律錢樂之復演為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何承天立議以為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古人簡易之法猶如古歷周天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而京房不悟謬為六十乃更設新律林鍾長六寸一釐則從中呂還得黄鍾十二旋宫聲韻無失

唐李淳風推校精密

貞觀十四年十一月甲子朔冬至太宗祀南郊時戊寅歷以癸亥為朔宣義郎李淳風表稱古歷分日起於子半今歳甲子朔冬至而故太史令傅仁均减餘稍多子初為朔遂差三刻用乖天正請更加考定衆議以仁均

定朔微差淳風推校精密請如淳風議從之

方術門

漢谷永說成帝絕方術之士

永始三年成帝以無繼嗣頗好鬼神方術之屬上書言祭祀方術得待詔者甚衆祠祭費用頗多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

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黃治變化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秦始皇使徐福發男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成帝善其言

張豊爲方士所誤被誅

建武四年光武遣將軍朱祜等討張豐於涿郡禽之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傍人為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恨

晉哀帝信方士以求長生

興寧二年哀帝信方士言斷穀餌藥以求長生侍中高崧諫曰此非萬乘所宜為陛下茲事實日月之食不聽哀帝以藥䖍不能親萬機褚太后復臨朝攝政

秦王堅惑王嘉異術

晉太元九年隴西處士王嘉隱居倒虎山有異術能知未然秦人神之秦王堅後秦王萇及慕容沖皆遣使迎之嘉入長安衆聞之以為堅有福故聖人助之三輔堡壁及四山氐羌歸堅者四萬餘人堅置嘉及沙門道安於外殿動静咨之

北魏董道秀卜筮以不祥為吉

宋元嘉二十一年樂平戾王丕以憂卒初魏主築白臺

高二百餘尺丕夢登其上四顧不見人命術士董道秀筮之道秀曰大吉丕默有喜色及丕卒道秀亦坐棄市高允聞之曰夫筮者皆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王之問道秀也道秀宜曰窮高為亢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則王安於上身全於下矣道秀反之宜其死也

梁太子信方士為厭禱之術

中大通三年初昭明太子葬其母丁貴嬪遣人求墓地

之吉者或賂宦者俞三副求賣地三副密啓上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地於上為吉武帝年老多忌即命市之葬畢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若厭之或可申延乃為蠟鵝及諸物埋於墓側長子位宮監鮑邈之魏雅初皆有寵於太子邈之晚見疎於雅乃密啓上云雅為太子厭禱武帝遣檢掘果得鵝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而止但誅道士由是太子終身慙憤不能以自明　臣光曰君子之於正道不可少頃離也不可跬步失也以

昭明太子之仁孝武帝之慈愛一染嫌疑之迹身以憂死罪及後昆求吉得凶不可湔滌可不戒哉是以詭誕之士奇邪之術君子遠之

北齊長廣王信術士之言不舉兵

陳天嘉二年齊主之誅楊燕也許以長廣王湛為太弟既而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帝在晉陽湛居守於鄴内不自安問計於高元海元海曰有三策恐不堪用耳請殿下如梁孝王故事從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後

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為限不干朝政必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太盛恐取謗衆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沈靖自居必不掐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固逼之元海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大武尊立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湛大悦然性怯狐疑未能用使術士鄭道謙等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有林慮令潘子密曉占候潛謂湛曰宮車當晏駕殿下為天下主湛拘

之於内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湛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王至晉陽帝使人酖之濟南王不從乃扼殺之

唐術士惡呂才敘陰陽之書

貞觀十五年太宗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偽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與諸術士刋定可行者凡四十七卷書成上之才皆為之敘質以經史其序宅經以為近世巫覡妄分五姓如張王為商武庚為羽似取諧韻至於以柳為

宫以趙為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宫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敘禄命以為禄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阬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禄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按魯莊公法應貧賤又尪弱短陋惟得長壽秦始皇法無官爵縱得禄少奴婢為人無始有終漢武帝後魏孝文帝皆法無官爵宋武帝禄與命並當空亡唯宜長子雖有次子法當早

天此皆禄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敘葬以為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盖以宅穸既終永安體魄而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遺年月或相墓田以為一事失所禍及死生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按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産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

常處是不擇地也今葬書以為子孫富貴貧賤壽夭皆因卜葬所致夫子文為令尹而三已柳下惠為士師而三黜計其丘隴未嘗改移而野俗無識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爵荼毒之秋選葬時而規財利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為甚術士皆惡其言而識者以為確論

高宗不惑婆婆寐合長年藥

顯慶二年初王玄策之破天竺也得方士那羅邇娑婆寐以歸自言有長生之術太宗頗信之深加禮敬合長生藥發使四方求奇藥異石又發使詣婆羅門諸國采藥其言率皆迂誕無實苟欲以延歲月藥竟不就乃放還高宗即位復詣長安又遣歸玄策時為道王友奏言此婆羅門實能合長年藥自詭必成今遣歸可惜失之玄策退高宗謂侍臣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漢武帝求之疲弊生民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

勣對曰誠如聖言此婆羅門今茲再來容髮衰白已改於前何能長生陛下遣之內外皆喜娑婆寐竟死於長安

郝處俊諫高宗餌不死藥

總章元年以烏茶國婆羅門盧迦逸多為懐化大將軍逸多自言能合不死藥高宗將餌之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脩短有命非藥可延貞觀之末先帝服那羅邇娑婆寐藥竟無效大漸之際名醫不知所為議者歸罪娑

婆寐將加顯戮恐取笑戎狄而止前鑒不遠願陛下深察高宗乃止

韋什方以妖妄惑衆

延載元年河内有老尼居神都麟趾寺與嵩山人韋什方等以妖妄惑衆尼自號淨光如來云能知未然什方自云吴赤烏元年生又有老胡亦自言五百歲云見薛師已二百年矣容貌愈少天后甚信重之賜什方姓武氏同平章事制云邁軒代之廣成逾漢朝之河上什方

乞還山制罷遣之

劉思禮惑於術士而謀反

神功元年箕州刺史劉思禮學相人於術士張憬藏憬藏謂思禮當歷箕州位至太師思禮念太師人臣極貴非佐命無以致之乃與洛州録事參軍綦連耀謀反陰結朝士託相術許人富貴俟其意悅因說以綦連耀有天命公必因之以得富貴鳳閣舍人王劇用思禮為箕州刺史明堂尉吉頊聞其謀以告来俊臣使上變告之

天后使武懿宗推之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許免其死於是思禮引同平章事李元素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窮楚毒以成其獄皆族誅之

鄭普思等皆以妖妄除美官

神龍元年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皆以妖妄為中宗所信重墨敕以普思為秘書監靜能為國子祭酒左拾遺李邕上疏以為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則秦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

為人福利則梁武帝得之矣堯舜所以為帝王首者亦脩人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中宗皆不聽

明皇恩禮張果甚厚

開元二十二年方士張果自謂有神仙術誑人云堯時為侍中於今數千歲多往來恒山中則天以來屢徵不至相州刺史韋濟薦之明皇遣中書舍人徐嶠齎璽書迎之至東都肩輿入宮恩禮甚厚

明皇因誣奏尸解而信神仙

張果固請歸恒山制以為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厚賜而遣之後卒好異者奏以為尸解明皇由是頗信神仙

李藩勸憲宗絕方士之說

元和五年憲宗與宰相語及神仙問果有之乎李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方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

堯舜之壽乎

憲宗慕長生使方士臨民

十三年憲宗晚節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先為鄂岳觀察使以貪暴聞恐終獲罪思所以自媚於上乃因皇甫鎛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詔泌居興唐觀煉藥泌言於憲宗曰天台山神仙所集多靈草臣雖知之力不能致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及憲宗信之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奏以為人主喜方士

未有使之臨民賦政者憲宗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

裴潾諫餌方士藥坐貶

十四年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舉家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李道古保護之憲宗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躁渴起居舍人裴潾上言以為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自黄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者皆用此

道也自去歲以来所在多薦方士轉相汲引其數浸繁借令天下真有神仙彼必深潜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衒奇伎驚衆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夕長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人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自餌一年則真偽自可辨矣憲宗怒貶潾江陵令

憲宗服金丹多躁怒

十五年憲宗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内常侍陳弘志弑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穆宗即位杖殺柳泌及僧大通自餘方士皆流嶺表

張臯諫穆宗餌方士金石之藥

長慶四年初柳泌等既誅方士稍復因左右以進穆宗餌其金石之藥有處士張臯者上疏以為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

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慎庶人尚爾況於天子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今朝野之人紛紜竊議但畏忤旨莫敢進言臣生長蓬艾麋鹿與遊無所邀求但粗知忠義欲裨萬一耳穆宗甚善其言使求之不獲

趙歸真以神仙之術說敬宗

寶歷二年道士趙歸真說敬宗以神仙僧惟貞齊賢正

簡說敬宗以禱祠求福皆出入宮禁敬宗信用其言山人杜景先請徧歷江嶺求訪異人有潤州人周息元自言壽數百歲敬宗遣中使迎之息元至京師館之禁中山亭

李德裕諫武宗親近道士

會昌四年武宗好神仙道士趙歸真得幸諫官屢以為言李德裕亦諫曰歸真敬宗朝罪人不宜親近武宗曰朕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於政事朕必問卿

等與次對官雖百歸真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利所在則奔趣之如夜蛾之投燭聞旬日以來歸真之門車馬輻輳願陛下深戒之

武宗餌金丹性加躁急

五年武宗餌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武宗問李德裕以外事對曰陛下威斷不測外人頗驚懼鄉者寇逆暴横固宜以威制之今天下既平願陛下以寛理之但使得罪者無怨為善者不驚則為寛矣

宣宗杖殺趙歸真

六年杖殺道士趙歸真等數人流羅浮山人軒轅集于嶺南

柴嶽明言陰陽書不言帝王家

大中二年宣宗欲作五王院於大明宫以處皇子之幼者名術士柴嶽明使相其地嶽明對曰臣庶之家遷徙不常故有自陽宅入陰宅陰宅入陽宅刑克禍福師有其說今陛下深拱法宫萬神擁衛陰陽書本不言帝王

家宣宗善其言賜束帛遣之

韋屢信術士設醮以求官

大中十年司農卿韋屢欲求夏州節度使有術士知之詣屢門曰吾善醮星辰求官無不如意屢信之夜設醮具於庭術士曰請公自書官階一通既得之仰天大呼曰韋屢有異志令我祭天屢舉家拜泣曰願山人賜百口之命家之貨財珍玩盡與之邏者怪術士服鮮衣執以為盜術士急乃曰韋屢令我祭天我欲告之彼以家

財求我耳事上聞宣宗召壓面詰之具知其寃謂宰相曰韋壓城南甲族為姦人所誣勿使獄吏辱之立以衛士付京兆杖死貶壓永州司馬

宣宗晚節好神仙

十一年宣宗晚節頗好神仙遣中使迎道士軒轅集於羅浮山

軒轅集勸宣宗不必求長生

十二年軒轅集至長安宣宗召入禁中問曰長生可學

乎對曰王者屏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天遐福何處更求長生留數月堅求還山乃遣之

宣宗疑忌方深

崔慎由為東川節度使宣宗欲御樓肆赦令狐綯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宣宗不悅曰遣朕於何得名慎由曰陛下未建儲宮四海屬望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況於御樓時宣宗餌方士藥已覺躁渴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旬日慎由罷相

高駢為呂用之所惑

中和二年初高駢好神仙有方士呂用之坐妖黨亡命歸駢駢厚待之補以軍職又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共蠱惑駢駢與鄭畋有隙用之謂駢曰宰相有遣劒客來刺公者今夕至矣駢大懼問計安出用之曰張先生嘗學斯術可以禦之駢請於守一守一許諾乃使駢衣婦人之服潛於他室而守一代居駢寢榻中夜擲銅器於階令鏗然有聲又密以囊盛彘血灑於庭宇如格鬬之

狀及旦笑謂駢曰幾落奴手駢謝泣曰先生於駢乃更生之恵也厚酬以金寶有蕭勝者賂用之求鹽城監駢有難色用之曰近得上仙書云有寳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之人欲使取劍耳駢乃許之勝至鹽數月函一銅匕首以獻用之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得之則百里之内五兵不能犯駢乃飾以珠玉常置坐隅用之又刻青石為竒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帑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

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真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等謫限亦滿必得陪幢節同歸上清耳是後駢於道院庭中刻木鶴時著羽服跨之日夕齋醮鍊金燒丹費以巨萬計用之又言神仙好樓居說駢作迎仙樓費十五萬緡又作延和閣高八丈用之每對駢呵叱風雨仰揖空際云有神仙過雲表駢輒隨而拜之駢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決於用之退賢進不肖淫刑濫賞駢之政事於是大壞矣用之知上下怨憤恐有竊發

請置巡察使騈即以用之領之募險獪者百餘人縱橫閭巷間謂之察子民間呵妻詈子靡不知之用之欲奪人貲財掠人婦女輒誣以叛逆榜掠取服殺其人而取之所破滅者數百家道路以目將吏士民雖家居皆重足屏氣用之又欲以兵威脅制諸將請選募諸軍驍勇之士二萬人號左右莫邪軍騈即以張守一及用之為左右莫邪軍使每出入導從近千人用之侍妾百餘人自奉奢靡用度不足輒留三司綱輸其家用之猶慮人

泄其奸謀乃言於駢曰神仙不難致但恨學道者不能絶俗累故不肯降臨耳駢乃悉去姬妾謝絶人事賓客將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見之者皆先令沐浴齋祓然後見拜起纔畢已復引出由是用之得專行威福無所忌憚境内不復知有駢矣

劉巨容以燒藥為金滅族

龍紀元年劉巨容之在襄陽也有申屠生教之燒藥為黄金田令孜之弟過襄陽巨容出金示之及寓居成都

令孜求其方不與恨之是歲令孜殺巨容滅其族

後唐僧誠惠以妖妄惑人

同光三年初五臺僧誠惠以妖妄惑人自言能降伏天龍命風召雨莊宗尊信之親帥后妃及皇弟皇子拜之誠惠安坐不起羣臣莫敢不拜獨郭崇韜不拜時大旱莊宗自鄴都迎誠惠至洛陽使祈雨士民朝夕瞻仰數旬不雨或謂誠惠官以師祈雨無驗將焚之誠惠逃去慙懼而卒

趙鳳諫明宗召周玄豹

天成二年初晉陽相者周玄豹嘗言明宗貴不可言及即位欲召詣闕趙鳳曰玄豹言陛下當為天子今已驗矣無所復詢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湊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明宗乃就除光禄卿致仕厚賜金帛而已

閩王信陳守元避位受籙

長興二年閩陳守元等稱寶皇之命謂閩王延鈞曰苟

能避位受道當為天子六十年延鈞信之命其子繼鵬權軍府事延鈞避位受籙道名玄錫

閩王自負得寶皇旨謀稱帝

三年閩王延鈞謂陳守元曰為我問寶皇既為六十年天子後當何如明日守元入白昨夕奏章得寶皇旨當為大羅仙主徐彦等亦曰北廟崇順王嘗見寶皇其言與守元同延鈞益自負始謀稱帝表朝廷云錢鏐卒請以臣為吳越王馬殷卒請以臣為尚書令朝廷不報自

是職貢遂絕

陳守元號天師受賂

清泰二年閩主賜洞真先生陳守元號天師信重之乃至更易將相刑罰選舉皆與之議守元受賂請託言無不從其門如市

後晉范延光信術士有非望之志

天福二年初天雄節度使范延光微時有術士張生語之云必為將相延光既貴信重之延光嘗夢蛇自臍入

腹以問張生張生曰蛇者龍也帝王之兆延光由是有非望之志

閩主鑄寳皇大帝於禁中

四年閩主忌其叔父延武延望才名巫者林興與延武有怨託鬼神語云延武延望將為變閩主不復詰使興帥壯士就第殺之并其五子閩主用陳守元言作三清殿於禁中以黄金數千斤鑄寳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晝夜作樂焚香禱祀求神丹政無大小皆林興傳寳皇命

決之

南唐道士王栖霞以治身心譏唐主

八年唐主嘗夢吞靈丹旦而方士史守沖獻丹方以為神而餌之浸成躁急左右諫不聽嘗以藥賜李建勲曰臣餌之數日已覺躁熱况多餌乎唐主曰朕服之久矣羣臣奏事往往暴怒唐主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尚未能去饑嗔飽喜何論太平宋后自簾中稱歎以為至言凡唐主

所賜予栖霞皆不受栖霞常爲人奏章唐主欲爲之築壇辭曰國用方乏何暇及此俟焚章不化乃當奏請耳

孫方簡以妖術聚衆爲盜

開運三年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土人築堡於山上以避胡寇堡中有佛舍尼孫深意居之以妖術惑衆言事頗驗遠近信奉之中山人孫方簡及弟行友自言深意之姪不飲酒食肉事深意甚謹深意卒方簡嗣行其術稱深意坐化嚴飾事之如生其徒日滋會晉與契丹

絶好北邊賦役繁重寇盜充斥民不安其業方簡行友因帥鄉里豪健者據寺為寨以自保契丹入寇方簡帥衆邀擊頗獲其甲兵牛馬軍資人挈家往依之者益衆久之至千餘家遂為羣盜懼為吏所討乃歸款朝廷朝廷亦資其禦寇署東北招收指揮使方簡時入契丹境鈔掠多所殺獲既而邀求不已朝廷小不副其意則舉寨降於契丹請為鄉道以入寇

後漢李守貞信術士自稱秦王

乾祐元年李守貞聞杜重威死而懼陰有異志自以晉世嘗為上將有戰功漢室新造天子年少初立執政皆後進有輕朝廷之志乃招納亡命養死士治城塹繕甲兵晝夜不息趙修已素善術數為守貞言時命不可勿妄動前後切諫非一守貞不聽僧揔倫以術媚守貞言其必為天子守貞信之又嘗會將佐置酒引弓指舐掌虎圖曰吾有非常之福當中其舌一發中之左右皆賀守貞益自負會趙思綰據長安奉表獻御衣於守貞守

貞自謂天人協契乃自稱秦王

僧揔倫以分野有災誣守貞

李守貞屢出兵欲突長圍皆敗而返遣人齎蠟丸求救於唐蜀契丹皆為邏者所獲城中食且盡殍死者日衆守貞憂形於色名揔倫詰之揔倫曰大王當為天子人不能奪但此分野有災待磨滅將盡只餘一人一騎乃大王鵲起之時也守貞猶以為然

後周術者以鎮星給慕容彥超

廣順二年太祖發大梁至兖州使人招諭慕容彦超城上人語不遜乃命諸軍進攻先是術者紿彦超云鎮星行至角亢角亢兖州之分其下有福彦超乃立祠而禱之令民家皆立黄幡彦超性貪吝官軍攻城急猶瘞藏珍寶由是人無闘志將卒相繼有出降者官軍克城彦超方禱鎮星祠帥衆力戰不勝乃焚鎮星祠與妻赴井死子繼勲出走追獲殺之官軍大掠城中死者近萬人

符彦卿女當為天下母

顯德元年初符彦卿有女適李守貞之子崇訓相者言其貴當為天下母守貞喜曰吾婦猶母天下況我乎反意遂決及敗崇訓先自刃其弟妹次及符氏符氏匿幃下崇訓倉猝求之不獲遂自剄亂兵既入符氏安坐堂上叱亂兵曰吾父與郭公為昆弟汝曹勿無禮太祖遣使歸之於彦卿及世宗鎮澶州太祖為世宗娶之立為皇后后性和惠而明決世宗甚重之

世宗問陳摶以飛升黄白之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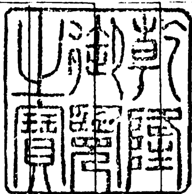
三年世宗召華山隱士陳摶問以飛升黄白之術對曰陛下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遂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

術數門

淮南徐温紿張顥用左牙兵

後梁開平二年初淮南左牙指揮使張顥與右牙指揮使徐温謀弑威王温曰參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顥不可温曰然則獨用公兵顥從之至是窮

治逆黨皆左牙兵也由是人以溫為實不知謀也隆演以溫為左右牙都指揮使軍府事咸取決焉



通鑑總類卷十四上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總類卷十四下 十五上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袁瑩

通鑑總類卷十四下

宋 沈樞 撰

佛法門

漢楚王英最先好佛

永平八年楚王英奉黄縑白紈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

盛饌初明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来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後趙敬事佛圖澄

東晉咸康元年初趙主勒以天竺僧佛圖澄豫言成敗

數有驗敬事之及虎即位奉之尤謹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太子諸公扶翼上殿主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使司空李農旦夕問起居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國人化之率多事佛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者爭造寺廟削髮出家虎以其真偽雜糅或避賦役為姦宄乃下詔問中書曰佛國家所奉閭里小人無爵秩者應事佛否著作郎王度等議曰王者祭祀典禮具存佛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應祠奉漢氏初傳其道唯聽西

域人立寺都邑以奉之漢人皆不得出家魏世亦然今宜禁公卿以下毋得詣寺燒香禮拜其趙人為沙門者皆返初服虎詔曰朕生自邊鄙忝君諸夏主於饗祀應從本俗其夷趙百姓樂事佛者特聽之

姚秦以鳩摩羅什為國師

義熙元年秦王興以鳩摩羅什為國師奉之如神親帥羣臣及沙門聽羅什講佛經又命羅什翻譯西域經論三百餘卷大營塔寺沙門坐禪者常以千數公卿以下

皆奉佛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北魏世祖用崔浩言誅沙門毀經像

宋元嘉二十三年魏世祖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奉其道浩素不喜佛法每言於世祖以為佛法虛誕為世費害宜悉除之及世祖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世祖世祖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為亂耳命有司案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産大得釀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

藏物以萬計又為窟室以匿婦女浩因說世祖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世祖從之寇謙之與浩固争浩不從先盡誅長安沙門焚毀經像并敕留臺下四方令一用長安法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未常有此夸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九服之内鞠為丘墟朕承天緒欲除僞定真復羲農之治其一切盪除滅其蹤迹自今已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

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偽物有司宣告征鎮諸軍刺史諸有浮圖形像及胡經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阬之太子晃素好佛法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為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孑遺

北魏高宗聽民為沙門出家

二十九年魏世祖晩年佛禁稍弛民間往往有私習者及高宗即位羣臣多請復之乙卯詔州郡縣衆居之所

各聽建佛圖一區民欲為沙門者聽出家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於是鄉所毀佛圖率皆修復魏主親為沙門師賢等五人下髮以師賢為道人統

齊范縝盛稱無佛

永明二年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或親為衆僧賦食行水世頗以為失宰相體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

墜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塗因果竟在何處子良無以難

東魏禁民立寺

梁大同四年魏自正光以後四方多事民避賦役多為僧尼至二百萬人寺有三萬餘區至是東魏始詔牧守令長擅立寺者計其功庸以枉法論

武帝窮土木以增廣浮圖

中大同元年武帝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解講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浮圖災武帝曰此魔也宜廣爲法事羣臣皆稱善乃下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鄣生當窮茲土木倍增往日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而止

唐太宗責蕭瑀復悔出家

貞觀二十年太宗嘗謂張亮曰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因自請出家太宗曰亦知公雅好桑門今不違公意瑀

須臾復進曰臣適思之不能出家太宗以瑀對羣臣發
言反覆尤不能平手詔數其罪曰朕於佛教非意所遵
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
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法門傾帑藏以給僧
祇殫人力以供塔廟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假餘息
於熊蹯引殘魂於雀鷇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頃而
為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瑀踐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
遺風棄公就私未明隱顯之際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

心修累葉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違忤君主下則肩習浮華自請出家尋復違異一迴一惑在於瞬息之間自可自否變於帷扆之所非棟梁之體豈具瞻之量乎朕隱忍至今瑀全無悛改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

僧法明撰大雲經

天授元年東魏國寺僧法明等撰大雲經四卷表上之言天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為閻浮提主制頒於天下

魏傳弓發慧範姦贓

景龍元年銀青光禄大夫上庸公聖善中天西明三寺主慧範於東都作聖善寺長樂坡作大像府庫為之虚耗中宗及韋后皆重之勢傾内外無敢指目者侍御史魏傳弓發其姦贓四十餘萬請置極法中宗欲宥之傳弓曰刑賞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所不及中宗乃削黜慧範放于家

呂元泰諫中宗營建佛寺

二年清源尉呂元泰上疏以爲邊境未寧鎮戍不息士卒困苦轉輸疲弊而營建佛寺月廣歲滋勞人費財無有窮極昔黄帝堯舜禹湯文武惟以儉約仁義立德垂名晉宋以降塔廟競起而喪亂相繼由其好尚失所奢靡相高人不堪命故也伏願回營造之資充疆埸之費使烽燧永息羣生富庶則如来慈悲之施平等之心孰過於此疏奏不省

明皇沙汰僧尼

開元二年中宗以来貴戚爭營佛寺奏度人為僧兼以偽妄富戶強丁多削髮以避徭役所在充滿姚崇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殃但使蒼生安樂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姦人使壞正法明皇從之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以偽妄還俗者萬二千餘人

姚崇戒子孫勿追薦求福

九年梁文獻公姚崇薨遺令佛以清淨慈悲為本而愚

者冩經造像冀以求福昔周齊分據天下周則毀經像而修甲兵齊則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合戰齊滅周興近者諸武諸韋造寺度人不可勝紀無救族誅汝曹勿效兒女子終身不寤追薦冥福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為尤不可延之於家當永為後法

高郢諫代宗造章敬寺

大歷二年魚朝恩奏以先所賜莊為章敬寺以資章敬太后冥福於是窮壯極麗盡都市之材不足用奏毀曲

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費逾萬億衢州進士高郢上書略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寧以百姓為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為又曰陛下當卑宮室以夏禹為法而崇塔廟踵梁武之風乎又上書略曰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今興造急促晝夜不息力不逮者隨以榜笞愁痛之聲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皆寢不報

憲宗遣使迎佛骨

元和十三年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憲宗遣中使帥僧衆迎之

韓愈諫迎佛骨入宫禁

十四年中使迎佛骨至京師憲宗留禁中三日乃歴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有竭産充施者有然香臂頂供養者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以為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黄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

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為寺家奴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於佛豈可更惜身命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

身尚在奉國命來朝京師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宫禁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絶根本斷天下之疑絶後代之惑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憲宗得表大怒出示宰相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羣爲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寛容以開言路貶愈爲潮州刺史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晉宋

以来日益繁熾自帝王至于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獨愈惡其蠧財惑衆力排之其言多矯激太過惟送文暢師序最得其要曰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免焉弱之肉强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

李德裕諫敬宗生日度僧

長慶四年徐泗觀察使王智興以敬宗生日請於泗州

置戒壇度僧尼以資福許之自元和以來敕禁此弊智興欲聚貨首請置之於是四方輻湊江淮尤甚智興家貲由此累鉅萬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言若不鈐制至降誕日方停計兩浙福建當失六十萬丁奏至即日罷之

武宗毀寺舍令僧尼還俗

會昌五年武宗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

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爲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餘僧及尼并大秦穆護祆僧皆勒歸俗寺非應留者立期令所在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産並没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鍾磬以鑄錢

李德裕禁五臺僧奔幽州

詔陳釋教之弊宣告中外凡天下所毁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祆僧二千餘

人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所留僧皆隸主客不隸祠部百官奉表稱賀尋又詔東都止留僧二十人諸道留二十人者減其半留十人者減三人留五人者更不留五臺僧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趣白本使五臺僧為將必不如幽州將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為虛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獨不見近日劉從諫招集無筭閑人竟有何益張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遊僧入境則斬之主客

郎中韋博以為事不宜太過李德裕惡之出為靈武節度副使

宣宗聽僧營葺所廢寺

大中元年閏月敕應會昌五年所廢寺有僧能營葺者聽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是時君相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

孫樵諫宣宗復僧寺

五年進士孫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温飽而羣僧

安坐華屋美衣精饌率以十户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駿十七萬僧是天下百七十萬户始得蘇息也陛下縱不能如武宗除積㢢奈何興之於已廢乎日者陛下欲修國東門諫官上言遽為罷役今所復之寺豈若東門之急乎所役之功豈若東門之勞乎願早降明詔僧未復者勿復寺未修者勿修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中書門下奏陛下崇奉釋氏羣下莫不奔走恐財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所在長吏量加撙節所度

僧亦委選擇有行業者若容山麤之人則更非敬道也

鄉村佛舍請罷兵日修從之

中書奏禁私度僧尼

六年中書門下奏度僧不精則戒法墮壞造寺無節則損費過多請自今諸州凖元敕許置寺外有勝地靈迹許修復繁會之縣許置一院嚴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闕則擇人補之仍申祠部給牒其欲遠遊尋師者須有本州公驗從之

蕭倣說懿宗罷去講筵

咸通三年懿宗奉佛太過怠於政事甞於咸泰殿築壇為内寺尼受戒兩街僧尼皆入預又於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録梵筴又數幸諸寺施與無度吏部侍郎蕭倣上疏以為玄祖之道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仁義為首垂範百代必不可加佛者棄位出家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非帝王之宜慕也願陛下時開延英接對四輔力求人瘼虔奉宗祧思謬賞與濫刑其殃必至知勝

殘而去殺得福甚多罷去講筵躬勤政事懿宗雖嘉奬竟不能從

懿宗迎佛骨俢於元和

十四年懿宗遣敕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羣臣諫者甚衆至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懿宗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廣造浮圖寳帳香轝幡花幢蓋以迎之皆飾以金玉錦繡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間道路車馬晝夜不絶佛骨至京師導以禁軍兵仗公私音樂沸天燭地

綿亘數十里儀衛之盛過於郊祀元和之時不及遠矣富室夾道為綵樓及無遮會競為侈靡懿宗御安福門降樓膜拜流涕霑臆賜僧及京城耆老當見元和事者金帛迎佛骨入禁中三日出置安國崇化寺宰相以下競施金帛不可勝紀因下德音降中外繫囚

南唐邊鎬盛修佛事廢綱紀

後周廣順二年唐主削邊鎬官爵流饒州初鎬以都虞候從查文徽克建州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邊佛

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潭人謂之邊菩薩既而為節度使政無綱紀惟日設齋供盛修佛事潭人失望謂之邊和尚矣

世宗悉罷非勅額寺院

顯德二年勅天下寺院非勅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父之命惟兩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聽設戒壇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挂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者令兩京及諸州每歲造僧

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是歲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三萬三百三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

世宗毀銅像以鑄錢

世宗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為器皿及佛像錢益少勅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輸官世宗謂侍臣曰御輩勿以毀佛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邪且吾聞佛志在利人

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事神門

姚秦立苻堅像以求福

東晉太元十四年後秦王萇以苻秦戰屢勝謂得秦王堅之神助亦於軍中立堅像而禱之曰臣兄襄敕臣復讎新平之禍臣行襄之命非臣罪也且陛下命臣以龍驤建業臣敢違之令為陛下立像陛下勿追計臣過也秦主登升樓遙謂萇曰為臣弒君而立像求福庸有益

乎萇以戰未有利軍中每夜數驚乃斬像首以送秦

宋太子劭事嚴道育為天師

元嘉二十九年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元皇后性妬以淑妃有寵於文帝恚恨而殂淑妃專揔内政由是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濬濬懼為將來之禍乃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自言能辟穀服食役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道育謂主曰神將有符賜主主夜卧見流光若螢飛入書笥開視得二青珠由

是主與勔濬皆信惑之勔濬並多過失數為文帝所詰責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道育曰我已為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勔等敬事之號曰天師其後遂共為巫蠱琢玉為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陳慶國具以其事白文帝文帝大驚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勔濬書數百紙皆呪詛巫蠱之言又得所埋玉人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亡命捕之不獲

唐狄仁傑奏焚吳楚淫祠

垂拱四年冬官侍郎狄仁傑以吳楚多滛祠奏焚其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大伯季札伍員四祠

南漢張遇賢以事神為賊主

後晉天福七年有神降於博羅縣民家與人言而不見其形閭閻人往占吉凶多驗縣吏張遇賢事之甚謹時循州盜賊羣起莫相統一賊帥共禱于神神大言曰張遇賢當為汝主於是羣帥共奉遇賢稱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置百官攻掠海隅遇賢年少無他方略諸將但

告進退而已南漢王以越王弘昌為都統循王弘杲為副以討之戰于錢帛館漢兵不利二王皆為賊所圍指揮使陳道庠等力戰救之得免東方州縣多為遇賢所陷

張遇賢聽神言以取虔州

八年南漢指揮使萬景忻敗張遇賢於循州遇賢告于神神曰取虔州則大事可成遇賢帥衆踰嶺趣虔州南唐百勝節度使賈匡浩不為備遇賢衆十餘萬攻陷諸縣再敗州兵城門晝閉遇賢作宮室營署于白雲洞遣將四出剽掠

張遇賢以禱神無驗取敗

南唐主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恩將兵討張遇賢以通事舍人邊鎬為監軍鎬用虔州人白昌裕為謀主擊張遇賢屢破之遇賢禱于神神不復言其徒大懼昌裕勸鎬伐木開道出其營後襲之遇賢棄衆奔别將李台台知神無驗執遇賢以降斬於金陵市

奉道門

東晉王凝之以奉道為孫恩所殺

隆安三年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攻會稽會稽内史王凝之世奉天師道不出兵亦不設備日於道室稽顙跪呪官屬請出兵討恩凝之曰我已請大道借鬼兵守諸津要各數萬賊不足憂也及恩漸近乃聽出兵恩已至郡下陷會稽凝之出走恩執而殺之并其諸子

北魏崔浩師事寇謙之

宋景平元年魏左光禄大夫崔浩研精經術練習制度凡朝廷禮儀軍國書詔無不關掌浩不好老莊之書曰

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肯為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治乎尤不信佛法曰何為事此胡神及世祖即位左右多毀之世祖不得已命浩以公歸第既歸第因修服食養性之術初嵩山道士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子降命謙之繼道陵為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及科戒二十卷使之清整道教又遇神人李譜文云老子之玄孫也授以圖籙真經六十餘卷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宫静輪之法其中

數篇李君之手筆也謙之奉其書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之信崔浩獨師事之從受其術且上書贊明其事曰臣聞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豈可以世俗常慮而忽上靈之命臣竊懼之世祖欣然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嶽迎致謙之弟子在山中者以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起天師道場於平城之東南重壇五層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每月設厨會數

千人

寇謙之勸魏主作靜輪宮

宋元嘉十九年北魏世祖備法駕詣道壇受符籙旗幟盡青自是每帝即位皆受籙謙之又奏作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雞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勸世祖為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府庫疲弊百姓為無益之事將安用之必如謙之所言請因東山萬仞之高為功差易

世祖不從

唐高宗拜道士潘師正

永隆元年高宗幸汝州之温湯幸嵩山處士田遊巖所居幸道士潘師正所居高宗及天后太子皆拜之

虛無門

魏何晏等尚虛無以成俗

嘉平元年何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之書與夏侯玄荀粲及山陽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

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

晉裴頠著崇有論釋虛無之惑

元康七年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王衍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浮誕為美弛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曰夫利欲可損而未可絶

有也事務可節而未可全無也蓋有飾為高談之具者
深列有形之累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累有徵空無之
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
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習因謂虛無
之理誠不可蓋一唱百和往而不反遂薄綜世之務賤
功利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人情所徇名利從
之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賛其旨立言藉於虛無謂之
玄妙處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

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忽容止之表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甚者至於裸裎褻慢無所不至士行又虧矣夫萬物之有形者雖生於無然生以有爲已分則無是有之所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治既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修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淵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

之所能捷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

有之羣生哉然習俗已成傾論亦不能救也

祥瑞門

漢光武不受郡國祥瑞

中元元年京師醴泉湧出又有赤草生於水崖郡國頻

上甘露羣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

光武不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

官罕得記焉

明帝因出寶鼎抑虛譽

永平六年王雒山出寶鼎獻之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兹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邪其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諂子蚩也

何敞惡四方屢言嘉瑞

章和元年詔以瑞物仍集改元章和是時京師四方屢

有嘉瑞前後數百千言事者咸以為美而太尉掾何敞獨惡之謂宋由袁安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

唐檀抑劉祗言芝草之瑞

元初六年豫章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之以問郡人唐檀檀曰方今外戚豪盛君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祗乃止

巴部採戲言爲黃龍之見

永康元年巴部言黃龍見初郡人欲就池浴見池水濁因戲相恐此中有黃龍語遂行民間太守欲以爲美故上之部吏傅堅諫曰此走卒戲語耳太守不聽

吳人以言祥瑞爲筐篋中物

晉泰始九年吳人多言祥瑞者吳主以問侍中韋昭昭曰此家人筐篋中物耳

吳陳訓以青蓋入洛非吉祥

咸寧二年吳人或言於吳主曰臨平湖以漢末歲塞長老言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近無故忽更開通此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之祥也吳主以問奉禁都尉陳訓對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者將有銜璧之事非吉祥也或獻小石刻皇帝字云得於湖邊吳主大赦改元天璽

吳以鬼目曰芝草買菜曰平慮草

五年吳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耇家有買菜生工人吳平

家東觀案圖書名鬼目曰芝草買菜曰平慮草吴主以蒿為侍芝郎平為平慮郎皆銀印青綬

北魏崔光言芝草不宜生於太極殿

梁天監四年魏有芝生於太極殿之西序魏世宗以示侍中崔光光上表以為此莊子所謂氣蒸成菌者也柔脆之物生於墟落穢濕之地不當生於殿堂高華之處今忽有之厥狀扶蘇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皆以為敗亡之象故太戊中宗懼災修德殷道以

昌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孽者也今西南二方兵
革未息郊甸之内大旱踰時民勞物悴莫此之甚承天
育民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側躬聳意惟新聖道節夜
飲之樂養方富之年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
矣於是世宗好宴樂故光言及之

北周高祖焚九尾狐骨

陳大建九年鄭州獲九尾狐已死獻其骨周主曰瑞應
之來必彰有德若五品時敘四海和平乃能致此今無

其時恐非實録命焚之

唐太宗以祥瑞在得人

貞觀二年太宗曰比見羣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煑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詔自今大瑞聽表聞自外諸瑞申所司而已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太宗曰我常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毁其巢縱鵲

於野外

馮元常言瑞石之詐被黜責

光宅元年初馮元常嘗密言中宫威權太重宜稍抑損高宗雖不能用深以其言為然及天后稱制四方爭言符瑞嵩陽令樊文獻瑞石天后命於朝堂示百官元常奏言狀涉諂詐不可誣罔天下天后不悅出為隴州刺史

俞文俊因諫慶山流嶺外

垂拱二年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踴出改新豐為慶山縣四方畢賀江陵人俞文俊上書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塠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為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也臣愚以為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殃禍至矣天后怒流於嶺外後為六道使所殺

李昭德屢抑獻符瑞

長壽元年天后好祥瑞有獻白石赤文者執政詰其異對曰以其赤心李昭德怒曰此石赤心它石盡反邪左右皆笑襄州人胡慶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萬年詣闕獻之昭德以刀刮盡奏請付法天后曰此心亦無惡命釋之天后習猫使與鸚鵡共處出示百官傳觀未遍猫飢搏鸚鵡食之天后甚慙

杜景儉不以秋梨花為瑞

延載元年天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皆以為瑞

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黄落而此更發榮隂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天后曰卿真宰相也

薛讓光獻鼎銘為明皇受命之符

開元二年太子賔客薛讓光獻武后所製豫州鼎銘其末云上玄降鑒方建隆基以為明皇受命之符姚崇表賀且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臣光曰日食不驗太史之過也而君臣相賀是誣天也采偶然之文以為符命小臣之諂也而宰相因而實之是侮其君也上誣於

天下侮其君以明皇之明姚崇之賢猶不免於是豈不惜哉

明皇敕州縣毋得奏祥瑞

十三年明皇謂宰臣曰春秋不書祥瑞惟記有年敕自今州縣毋得更奏祥瑞

韓滉等誣奏瑞鹽生

大歷十二年先是秋霖河中府池鹽多敗韓滉恐鹽戶減稅奏雨雖多不害鹽仍有瑞鹽生代宗遣蔣鎮往視

之蔣鎮還奏瑞鹽實如韓滉所言仍上表賀請宣付史臣并置神祠錫以嘉名代宗從之賜號寶應靈慶池時人醜之

崔祐甫以猫鼠同乳為妖

十三年隴右節度使朱泚獻猫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為瑞常衮帥百官稱賀中書舍人崔祐甫獨不賀曰物反常為妖猫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乃賀為宜戒法吏之不察奸邉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代宗嘉之

德宗却李鷴上慶雲圖

十四年詔曰澤州刺史李鷴上慶雲圖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顯忠為良瑞如卿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

憲宗不受毛龜之獻

永貞元年荆南獻毛龜二憲宗曰朕所寶惟賢嘉禾神芝皆虛美耳所以春秋不書祥瑞自今凡有嘉瑞但準令申有司勿復以聞及珍禽奇獸皆毋得獻

文宗以時和年豐為上瑞

開成三年初太和之末杜悰為鳳翔節度使有詔沙汰僧尼時有五色雲見於岐山近法門寺民間訛言佛骨降祥以僧尼不安之故監軍欲奏之悰曰雲物變色何常之有未幾獲白兎監軍又欲奏之曰此西方之瑞也悰曰野獸未馴且宜畜之旬日而斃監軍不悅獨畫圖獻之及鄭注代悰鎮鳳翔奏紫雲見又奏白雉是歲八月有甘露降於紫宸殿前櫻桃之上百官稱賀其十一

月遂有金吾甘露之變及悰為工部尚書河中奏騶虞見百官稱賀文宗謂悰曰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畫八卦洛出書大禹以敘九疇皆有益於人故足尚也至於禽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劉聰桀逆黃龍三見石季龍暴虐得蒼麟十六白鹿七以駕芝蓋以是觀之瑞豈在德顧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為國慶自餘不足取也文宗善之它日謂宰相曰時和年豐是為上瑞嘉禾靈芝誠何益

於事宰相因言春秋記災異以儆人君而不書祥瑞用此故也詔諸道有瑞皆無得以聞

後梁太祖青宋州獻瑞麥

開平四年宋州節度使衡王友諒獻瑞麥一莖三穗太祖曰豐年為上瑞今宋州大水安用此為詔除本縣令名遣使詰責友諒以兖海留後惠王友能代為宋州留後

災異門

漢劉更生使外親上變事獲罪

初元二年元帝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為諫大夫弘恭石顯白皆以為中郎元帝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為相恭顯及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為恭等不為三獨夫動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免為

庶人

于定國等俱以災異乞骸骨

永光元年隕霜殺稼天下大饑丞相于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御史大夫薛廣德俱以災異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太子太傅

王音言飛雉之變

鴻嘉二年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歷階登堂而雊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車騎將軍之府

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車騎將軍王音等上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今雉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庭歴階登堂徑歴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成帝使中常侍鼂閎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為佞讇之計誣亂聖德如此者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外有微行之害内有

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宜謀於賢智克己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災變尚可銷也

揚雄等以鼓妖為聽失之象

建平二年丞相孔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又重忤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為表裏共毀譖光策免光為庶人以朱博為丞相趙玄為御史大夫

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郎吏陛者皆聞焉哀帝以問黃門侍郎揚雄及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師法以為人君不聰為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其傳曰歲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巳有異是為中焉正卿謂執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以應天變然雖不退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揚雄亦以為鼓妖聽失之象也

王嘉乞勿動干戈以應天變

四年息夫躬因建言災異屢見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哀帝然之以問丞相王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説而天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傅著星歷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

之言以敗其師其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覩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為主哀帝不聽

鮑宣乞退董賢以應天心

元壽元年鮑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小民正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内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徵拜孔光

為光禄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衆庶歙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下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

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興太平之端哀帝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拜鮑宣為司隸

公孫閎因言災異被誅

元始五年王惲等八人使行風俗還言天下風俗齊同詐為郡國造歌謠頌功德皆封為列侯時廣平相班穉獨不上嘉瑞及歌謠琅邪太守公孫閎言災害於公府

甄豐遣屬馳至兩郡諷吏民而劾閎空造不祥猗絕嘉應嫉害聖政皆不道猗班健仔弟也太后曰不宣德美宜與言災者異罰且班猗後宮賢家我所哀也閎獨下獄誅

王莽以地動不為害

天鳳三年地震大雨雪關東尤甚深者一大竹柏或枯大司空王邑上書以地震乞骸骨莽不許曰夫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

辟翕萬物生焉其好自誣飾皆此類也

鄭興因日食諫光武之急

建武七年三月晦日有食之詔百僚各上封事其上書者不得言聖太中大夫鄭興上疏曰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屈已從衆以濟羣臣讓善之功項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

月行疾也曰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光武躬勤政事頗傷嚴急故興奏及之

鍾離意乞罷北宫役以應天心

永平三年明帝大起北宫時天旱尚書僕射鍾離意詣闕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民疾邪宫室營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宫大作民失農時自古非苦宫室小狹但患民不

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明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又敕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

明帝因日食之變敕有司

八月晦日有食之詔曰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魯哀禍大天不降譴今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

鮑昱乞除禁錮以消旱災

建初元年詔兖豫徐三州稟贍饑民章帝問司徒鮑昱何以消復旱災對曰陛下始踐天位雖有失得未能致異臣前為汝南太守典治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夫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宜一切還諸徙家蠲除禁錮使死生獲所則和氣可致章帝納其言

順帝以大旱策問周舉

陽嘉三年詔以春夏連旱赦天下順帝親自露坐德陽

殿東廂請雨以尚書周舉才學優深特加策問舉對曰
臣聞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陛下廢文帝光武之法而
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自枯旱以來彌
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
益也陛下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希魚却行求前
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除太官重
膳之費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惟陛下留神裁察順帝
復召舉面問得失舉對以宜慎官人去貪汙遠佞邪順

帝曰官貪汙佞邪者為誰乎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以別羣臣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

陳授陳日食之變咎在梁冀

延熹元年五月晦日有食之太史令陳授因小黄門徐璜陳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梁冀冀聞之諷雒陽收考授死於獄桓帝由是怒冀

襄楷言河清之異

九年平原襄楷詣闕上疏曰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願賜清閒極盡所言書奏不省

楊賜封事言蛇變

建寧二年有青蛇見於御坐上靈帝以蛇妖問光禄勲

楊賜賜上封事曰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想雖未形顔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隂陽為其變度夫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内外之宜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

楊賜蔡邕各言災異

光和元年有異氣墮帝所御温德殿東庭中長十餘丈似龍又青虹見玉堂後殿庭中詔台楊賜等詣金商門

問以災異及消復之術賜對曰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
怨海内亂令妾媵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更相
薦說旬月之閒並各拔擢處常伯等各授豊爵不次之
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晦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絶俗
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幸頼皇
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
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斥
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斷絶尺一抑止槃游兾上

天還感衆變可弭議郎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妖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蜺墯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傾天下讒諛驕溢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為姦邪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夫君臣不密上有

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靈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爲邕所裁黜者側目思報

苻秦主以太白入井自爲渴

東晉升平元年太白入東井秦有司奏太白罰星東井秦分必有暴兵起京師秦主生曰太白入井自爲渴耳何所怪乎

張孟乞剪慕容氏以消星變

寧康元年有彗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經太微掃東井自四月始見及秋冬不滅秦太史令張孟言於秦王堅曰尾箕燕分東井秦分也今彗起尾箕而掃東井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慕容暐父子兄弟我之仇敵而布列朝廷貴盛莫二臣竊憂之宜剪其魁傑者以消天變堅不聽陽平公融亦以為狼虎之心終不可養星變如此願少留意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為一家視夷狄為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夫惟修德可

以禳災苟能内求諸已何懼外患乎

苻堅不肯以討蝗不滅罪劉蘭

太元七年秦劉蘭討蝗經秋冬不能滅有司奏請徵蘭下廷尉秦王堅曰災降自天非人所能除此由朕之失政蘭何罪乎是歲秦大熟

武帝舉酒祝長星

二十年有長星見自須女至于哭星武帝心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

子邪

南燕王因郊祀之變乃大赦

義熈四年南燕王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壇側須臾大風晝晦羽儀帷幄皆毀裂超懼以問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佞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殷重之所致也超乃大赦黜公孫五樓等俄而復用之

齊武帝不聽有司請禳災

永明元年有司以天文失度請禳之武帝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我克己求治思隆惠政若災眚在我禳之何益

北魏高祖以久旱輟膳三日

建武三年魏高祖以久旱自癸未不食至于乙酉羣臣皆詣中書省請見高祖在崇虚樓遣舍人辭焉且問來故豫州刺史王肅對曰今四郊雨已霑洽獨京城微少庶民未乏一餐而陛下輟膳三日臣下惶惶無復情地高祖使舍人應之曰朕不食數日猶無所感比來中外

貴賤皆言四郊有雨朕疑其欲相寛勉未必有實方將遣使視之果如所言即當進膳如其不然朕何以生為當以身為萬民塞咎耳是夕大雨

崔光言雞雛之為異

梁天監三年魏典事史元顯獻雞雛四翼四足詔以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漢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為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

後石顯伏辜此其効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但頭冠未變詔問議郎蔡邕對曰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是後黄巾破壞四方天下遂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誠可畏也臣以向邕言推之翼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足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致福闇主覩之而慢

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賊而貴關預政事如前世石顯之事者邪願陛下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集矣後數日皓等伏誅世宗愈重光

北齊崔叔瓚謂土功不時蝗蟲為災

陳永定元年河南北大蝗齊顯祖問於魏郡丞崔叔瓚曰何故致蝗對曰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為災今外築長城内興三臺殆以此乎顯祖大怒使左右毆之擢其髮以溷沃其頭曳足以出

唐趙郡王以血水為輔公祐授首之徵

武德六年詔襄州道行臺僕射趙郡王孝恭以舟師趣江州嶺南道大使李靖以交廣泉桂之衆趣宣州懷州總管黄君漢出譙亳齊州總管李世勣出淮泗以討輔公祐孝恭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曰此乃公祐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衆皆悦服

太宗吞蝗為民受災

貞觀二年畿內有蝗太宗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太宗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

天后不輟朝停酺以荅天譴

天册萬歲元年初明堂既成天后命僧懷義作夾紵大像其小指中猶容數十人於明堂北構天堂以貯之堂始構為風所摧更構之日役萬人采木江嶺數年之間

所費以萬億計府藏為之耗竭又作無遮會於朝堂鑿地為阬深五尺結綵為宮殿佛像皆於阬中引出之云自地涌出又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懷義刺膝血為之張像於天津橋南設齋時御醫沈南璆亦得幸於天后懷義心愠是夕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火照城中如晝比明皆盡暴風裂血像為數百段天后恥而諱之但云内作工徒誤燒麻主遂涉明堂時方酺宴左拾遺劉承慶請輟朝停酺以答天譴天后將從之姚璹曰

昔成周宣榭卜代愈隆漢武建章盛德彌永今明堂布政之所非宗廟也不應自敗損天后乃御端門觀酺如平日命更造明堂天堂仍以懷義充使又鑄銅為九州鼎及十二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

王求禮以瑞雪三足牛為災妖

長安元年三月大雪蘇味道以為瑞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為瑞雪臘月雷為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

木發榮而寒雪為災豈得誣以為瑞賀者皆諂諛之士也天后為之罷朝時又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賀求禮颺言曰凡物反常皆為妖此鼎足非其人政教不行之象也天后為之愀然

姚崇奏督州縣捕蝗

開元三年山東大蝗民或於田旁焚香膜拜設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議者以為蝗衆多除不可盡明皇亦疑之崇曰今蝗滿山東河南北之

人流亡殆盡豈可坐視食苗曾不救乎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明皇乃從之盧懷慎以為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孫叔殺蛇而致福奈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

倪若水不從捕蝗之命

四年山東蝗復大起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劉聰時常捕埋之為害

益甚拒御史不從其命崇牒若水曰劉聰偽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若水乃不敢違敕委使者詳察州縣捕蝗勤惰者各以名聞由是連歲蝗災不致大饑

姚崇以太廟室壞不為異

五年太廟四室壞明皇素服避正殿時明皇將幸東都以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災異為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廟

屋材皆苻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且王者以四海為家陛下以關中不稔幸東都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應遷神主於太極殿更修太廟如期自行耳明皇大喜從之賜崇絹二百匹右散騎常侍褚无量上言隋文帝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苻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特諛臣之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謟諛明皇弗聽

宋璟說明皇日食修德

七年五月日有食之明皇素服以俟變徹樂減膳命中書門下察繫囚賑饑乏勸農功宋璟等奏曰陛下勤恤人隱此誠蒼生之福然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所謂修德也君子恥言浮於行苟推至誠以行之不必數下制書也

楊國忠抑天下言災異

天寶十三載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饑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已以災沴歸咎於峴貶長沙太守明皇

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明皇以為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明皇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明皇默然

德宗時蝗不食稻

興元元年是歲蝗徧遠近草木無遺惟不食稻大饑道殣相望

陸贄請遣使賑撫諸道水災

貞元八年河南北江淮荊襄陳許等四十餘州大水溺死者一萬餘人陸贄請遣使賑撫德宗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上奏其畧曰流俗之弊多狥諂諛揣所悦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又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德宗許為遣使而曰淮西貢賦既闕不必遣使贄復上奏以為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惟玆下人所

宜矜恤昔秦晉讎敵穆公猶救其饑况帝王懐柔萬邦唯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德宗遣中書舍人京兆奚涉等宣撫諸道水災

憲宗從二臣之請天果雨

元和四年憲宗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上言以為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言宫人驅使之餘其數猶廣事宜省費物貴徇情又請禁諸道横斂以充進奉又言嶺南黔中福建風俗多掠良人賣

為奴婢乞嚴禁止閏月己酉制降天下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皆如二臣之請已未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以淮浙水旱蠲租賦

七年憲宗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何如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耶此蓋御史

欲為姦�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憲宗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邪朕適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賦

文宗以久旱求致雨之方

太和八年文宗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司門員外郎李中敏上表以為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申錫之冤濫鄭注之姦邪今致雨之方莫若斬注而雪申錫表留中中敏謝病歸東都

司天監以彗星為瑞星

咸通五年彗星出於婁長三丈巳亥司天監奏按星經是名含譽瑞星也懿宗大喜請宣示中外編諸史策從之

楊知至奏蝗不食稼

乾符二年蝗自東而西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奏蝗入京畿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宰相皆賀

蜀主閉門不救火

後梁貞明元年蜀宮火自得成都以來寶貨貯於百尺樓悉為煨燼都指揮使宗侃等帥衛兵欲入救火蜀主閉門不納至旦火猶未熄蜀主出義興門見羣臣命有司聚太廟神主分巡都城言畢復入宮閉門將相皆獻帷幕飲食

蜀張雲謂彗星乃亡國之徵

後唐同光元年彗星見輿鬼長丈餘蜀司天監言國有大災蜀主詔於玉局化設道場右補闕張雲上疏以為

百姓怨氣上徹於天故彗星見此乃亡國之徵非祈禳可弭蜀主怒流雲黎州卒於道

康澄言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

長興三年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曰臣聞童謠非禍福之本祅祥豈隆替之源故雊雉升鼎而桑穀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神馬長嘶而玉龜告兆不能延晉祚之長是知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

懼蟊賊傷稼不足懼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忒明宗優詔獎之

後晉齊王欲刻碑紀塞河之功

開運元年滑州河決浸汴曹單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于汶詔大發數道丁夫塞之既塞齊王欲刻碑紀其事中書舍人楊昭儉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

之詔梁翰頌美不若頒罪己之文齊王善其言而止

後漢隱帝時太白晝見

乾祐二年太白晝見民有仰視之者為邏卒所執史弘肇腰斬之

趙延乂謂弭災莫如修德

三年閏月宮中數有怪癸巳大風雨發屋拔木吹鄭門扉起十餘步而落震死者六七人水深平地尺餘隱帝召司天監趙延乂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臣之業在天文

時日禳祈非所習也然王者欲弭災異莫如修德延人歸隱帝遣中使問如何為修德延人對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

飢饉門

唐德宗時比歲飢饉

貞元二年關中倉廪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德宗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陜李泌即奏之德宗喜遽至東宮謂太子曰米

已至陜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為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飢饉兵民卒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為嘉瑞人作飽食死者復伍之一數月人膚色乃復故

後晉括民穀至餒死者甚衆

天福八年是歲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東自海壖西距隴坻南踰江湖北抵幽薊原野山谷城郭廬舍皆滿竹木葉俱盡重以官括民穀使者督責嚴急至封碓磑不

留其食有坐匿穀抵死者縣令往往以督趣不辦納印自劾去民餧死者數十萬口流亡不可勝數於是留守節度使下至將軍各獻馬金帛芻粟以助國朝廷以恒定飢甚獨不括民穀順國節度使杜威奏稱軍食不足請如諸州例許之威用判官王緒謀檢索殆盡得百萬斛威止奏三十萬斛餘皆入其家又令判官李沼稱貸於民復滿百萬斛來春糶之得緡錢二百萬闔境苦之定州吏欲援例為奏義武節度使馬全節不許曰吾為

觀察使職在養民豈忍效彼所為乎

南唐饑民渡淮糴米

後周廣順三年南唐大旱井泉涸淮水可涉饑民渡淮而北者相繼濠壽發兵禦之民與兵鬬而北來太祖聞之曰彼我之民一也聽糴米過淮唐人遂築倉多糴以供軍詔唐民以人畜負米者聽之以舟車運載者勿予

流民門

北魏爾朱兆委衆于高歡

梁中大通二年初葛榮部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謀亂不止爾朱兆患之問計於高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腹心使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矣兆遂以其衆委焉歡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軍士素惡兆而樂屬歡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頻歲霜旱降户掘田鼠而食之面無穀色徒

汙人境內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更受處分兆從其議

唐李渤乞革攤逃之弊

元和十四年陳許節度使郗士美薨以庫部員外郎李渤為弔祭使渤上言臣過渭南聞長源鄉舊四百户今纔百餘户閿鄉縣舊三千户今纔千户其它州縣大率相似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户稅攤於比鄰致驅迫俱逃此皆聚斂之臣剝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絶攤逃之弊盡逃户之產償稅不足者乞免之計

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執政見而惡之渤遂謝病歸東都

通鑑總類卷十四下